

白髮阿娥 及其他

西西



洪範書店

2005 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 西西 小說集

白髮阿娥問女兒：爲什麼給我取個名字叫羅刹啊，多可怕。
女兒說，是羅莎，意思是玫瑰，挺好看的花哩。



白髮阿娥 及其他

西西

文學叢書
324

ISBN 957-674-266-8



9576742668

洪範文學叢書

324

白髮阿娥及其他

西西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24)

白髮阿娥及其他

著者：西 西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六年一月

三印：二〇一一年二月

翻印必究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78-957-674-266-8

目次

左撇子序 1

卷一 白髮阿娥

春望 5

夢見水蛇的白髮阿娥 27

玫瑰阿娥 35

九紋龍 47

玫瑰阿娥的白髮時代 61

白髮阿娥與皇帝 83

他者 95

照相館 103

卷二 其他

解體 115

創世紀 137

失樂園 161

巨人島 169

巴士 181

共時 187

〈浪子燕青〉補遺

195

陳大文搬家 209

驚或羔羊 215

盒子 219

創業 223

新年運程記曆

225

左撇子序

西西

這篇短序是用左手寫的：不是繆司眷顧了它，而是多年前放射治療，傷害了右手的某組神經腺，使拇指和食指失去知覺，甚至無法彎曲，因此不能拿筷子、扣鈕扣、擰毛布，以及寫字、按滑鼠。只好叫左手代勞了。寫字的任務，從此交給左手。但哪裡是寫字呢，根本是畫畫，凡○字都打圓圈，繁體化簡，有些則回復象形符號。右手也有好處，比如說要抽血了，就由它擔當，因為它不再怕疼。

小說還寫不寫？也許可以的吧，但必定是蝸牛的速度了。集子裡有的小說很短，就是左手的功勞。我的家庭醫生是左撇子，所以他不替病人做手術，因為沒有左撇子護士協助，諸多不便。我比他幸運，鉛筆、紙張無分左右。

進入左撇子時代，仍能出書，特別值得高興，雖然大部份的小說是右手的舊作。謝謝洪範，謝謝朋友。近年不再寫信，則請朋友原諒。

卷一

白髮阿娥

春望

「阿明真的很胖嗎？」陳老太太削青蘿蔔皮，數蜜棗，切紅蘿蔔片，解凍牛肉，打開一個紙包的南北杏。

「簡直有三個你那麼胖，和從前的模樣都不像了。」美華替換雙疊床的床單、枕套，掀起桌布，扔進洗衣機；拆下抽油扇的風翼浸入清潔劑。

「婷婷和她一起來？」陳老太太燒開水，沖茶，抓一小撮米漏入長脊瓶注水搖撞。

「我一抵達賓館就打電話過去，輾轉了十多分鐘才聽見明姨的聲音，她說立刻來，就和婷婷一起趕來了。」美華柔按一團舊報紙磨窗玻璃、亮鏡面；掃地、拖地、上光蠟水，把屋內的全部六把坐椅四腳朝天擱在桌面和床鋪上。

「你上次說，他們母女兩個人從家裡一直走路來，沒有乘搭公共汽車。」陳老太太搓碗布，揩糖壺、鹽鉢、醬酒瓶子；使勁用鋼絲擦鍋底。

「車很擠，明姨又不習慣騎自行車，況且，她的眼睛不大好。」美華把碎布條穿入鐵閘的花飾柵欄格拖拉，把縫紉機油滴在門軌上，手持噴霧罐追殺蟑螂。

「足足走了一個多鐘頭呀。」陳老太太把焦黃的隔夜香白蘭倒進垃圾桶，伸手按捉碟底的螞蟻。

「天氣很熱，又是正午，當時的氣溫，怕有三十八度，明姨和婷婷兩個人都滿頭汗。我正在飯堂裡吃飯，賓館的服務員進來叫：有人找陳美華。我丟下碗筷搶出門外，祇見大門口並肩站著兩名女子，年輕的女孩穿碎花布裙，梳小辮子；中年婦人穿白濛濛的襯衫、黑布長褲，膠涼鞋，直頭髮掛在耳朵邊，和賓館裡的服务員十分相似，我呆了呆，終於喊：是明姨嗎？」

「是明姨嗎？」

「是不是美華？」

「我是美華，我是美華。」

「果然是美華哪。」

「你真的是明姨。」

「我們每天就盼你來。」

「差不多認不得你了。」

「一直等你的電話。」

「仔細看看，輪廓還辨認得出。」

「終於等到你來了。」

「真想不到。」

「還能見面。」

「起初，還以為不過分別一年半載。」

「忽然許多年就過去了。」

「整整二十四年了。」

「是二十四年麼？」

「二十四年了。」

「那時候，你還沒有結婚。我記得，有一個陌生大男孩每天來給你補習功課，我們一群搗蛋小鬼就在門外唱小調。」

「現在，我女兒婷婷也進中學了。婷婷，快叫表姐。美華，她就是婷婷。」

「相片裡那麼小小的，原來長得比我還高。」

「也是這半年忽然長高的。」

「像她爸爸吧，也是一個高個子。」

「你怎麼這般瘦，該多吃點才好。」

「多吃點？不，不，還是瘦點好。」

「瘦有甚麼好，又不是沒飯吃。」

「我們那裡的人啊，都喜歡瘦，不喜歡胖。」

「不喜歡胖？爲甚麼呀，倒是頭一回聽到。」

「媽媽叫我問你們大家好。」

「媽媽可好？」

「好。不過，年紀大了，衰老了。」

「算起來，她今年六十七了。」

「她是一九一〇年的人哪。她常常說，她出生那年，還是宣統當皇帝，第二年就革命了。」

「我們大家都老了。」

「你才一點也不老，挺健康的。」

「已經不行了，整個人都是毛病。」

「你的精神不錯嘛，走起路來，比我還清爽。」

「我們鄉下人，走慣的。家輝好？」

「好。」

「家寶好？」

「好。」

「你嫂嫂、姪兒他們好？」

「都好。姨丈好？」

「還好。他有暑期班，工作去了，所以沒能夠現在一起來。」

「他沒有來，沒有來過，還沒有來。」陳老太太放下電話聽筒，扯上西窗的半邊布幃，繼續把果醬塗在一片麵包上。

「是誰打電話來了？」美華嘴銜木夾，把衣物懸出晾衣繩，轉身洗擦坐廁、臉盆、磁壁、地磚。

「是你大嫂，問你大哥來了沒有。」陳老太太手端一杯溫開水，服下三類形狀顏色相異的藥片；給鬧鐘上發條。

「大哥不是說過，今天下班也許不能立刻趕來，公司有點事。」美華撐起熨板，把挺直的衣裙掛在櫃前，抽掉一條漁線，引針縫鈕扣。

「我倒忘了。那麼，我們等不等他？」陳老太太把一塊濕肥皂反置，將牙膏筒的尾節上旋兩轉。

「我看，不用等了，遲了醫務所要休息的，我們可以自己叫車去。」美華應門，把一堆過期消閑雜誌塞進雙耳膠袋提出門外。「是阿寶回來了。」

「好熱，好熱。早知這麼熱，我就去游泳了。」家寶拉上鐵閘，打開冰箱，取出一罐汽水，拔蓋，站在風扇前面灌。「老媽，你吩咐我做的事，全部辦妥了。銀行和郵政局都是人，排隊也排了半天。」

「今天的匯率是多少？」陳老太太換過一件上衣，穿上密趾鞋，選一隻玳瑁髮夾把髮尾束起來。

「三十元零六毛四。明姨那裡寄一百，珍嬪那裡寄五十，九叔公那裡寄五十。計算機一個，郵費是三元，和上次一樣。」家寶牽過手提收音機，關上浴室的門。「差點又和郵局的人吵架，下次又要轉一間郵局了。」

「我要陪媽媽去看醫生，待會兒如果大哥打電話來，就說我們不等他了，遲了會塞車。」美華手握匙串，點數錢幣，檢視診症卡。

「要是你大哥來，告訴他鍋子裡有蘿蔔水，無論如何叫他喝一碗，你也要喝一碗。」陳老太太塞一瓶白花油進錢包，臂腕上搭一件毛線背心，在手絹兒角落蘸上一團花露水。

「喂喂，我這裡的口袋有一封信呀，是昨天收的，忘了拿出來。」杏仁洗頭水的氣味和一隻拿著信封一角的手一起從門縫冒出來。「記得把郵票留給我啊，兩個新郵票我都没

有。」

「是不是我的信？」陳老太太擰熄石油氣爐，用腳撥正廚房門口的地蓆。

「鄭州，金水路。是明姨來的信。」美華按電梯，在大廈詢問處繳管理費，匆匆瞥閱互助委員會的清潔通告。

「去買菜回來了吧。我呀，我是去看醫生。」陳老太太和小店鋪的老闆娘擦肩而過，閃避一頭癩皮狗，將一把裂了一片紙花小格的檀香扇子散張額前。

「明姨說，上個月寄去的生活費早收到了，謝謝你，因為工作忙，所以沒有立刻回信。」美華扶母親上計程車，掃撥座椅上一團縐紙巾，撕下信封的右上角，仔細收藏。

「大家姊妹，還謝甚麼，這些年來，他們生活也很艱苦呀，我總不忍心他們一家人沒飯吃。」陳老太太打噴嚏，把背心圍披在肩背。

「明姨說，姨丈想要一個錄音機，學英文，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個揚聲器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寄。」美華按擦手臂，翻拉衣領，搖露一線玻璃窗縫。

「錄音機，郵政局才不受理，祇能自己帶。我帶過一隻回鄉下，要打一百元稅呀。」的士司機按喇叭，里程錶跟著響。冷空氣緩和下來，喇叭又響，里程錶達達發聲。

「阿傑要錄音機？」的士駛下斜坡，突然一沉，陳老太太張大嘴巴，手按心臟。

「手錶，電視，我都帶過回去啦，最近鄉下有信來，說要造房子。」的士司機撥駕駛